
茅山志

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

宋碑

祥符御製觀龍歌 并序

茅山記云雷平池大浣宮池並有小黑龍游其中今少覩者又有郭真人池池中常有之蓋靈物變化所處不一人或取迎出山雖緘閉於器皿中皆潛失焉近遣中使詣文慶醮祭名山為民祈福文慶禱取一龍來獻因將二龍以行中路風雨果失其一持一龍至闕下細觀其形誠有可異故為歌以紀之歌曰

四靈之長惟亂龍亂龍變化固難測三茅福地羣仙宅靈物潛形在此中池內仙人馴擾得至今隱顯誰能測乘雲蠢動乃稟奇行雨嘉生諳荷力常人覽取整從心才出山搵兮

无象尋中使勤求深有意欲獻明廷子陳上瑞初禱一龍朝
覲闕偶招二龍雖洞㣲人心龍心若符契一去一住何神異
我觀真龍章不驚至誠祝龍龍好聽但期風雨年年順庶
使含箱處處盈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

宋天聖皇太后受上清籙記

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撰

御書院祗候臣孟應之奉　聖旨書并篆額

皇宋應運之四葉聖君在宥之三年聖母皇太后劉氏九靈
分將三元毓神流光開泰之期握符聖明之化內以蕭雍九
族外以緝熙康政萬幾之暇宅心虛无之表凝神太漠之鄉
金心一拂遊于琳瑤之堂玉華散馨於虛白之室而又澄神濬
思誦內黃庭二景經志慮內脩晨夕忘倦豈獨拘蒐制魄上符
高聖之言蓋亦務本還淳下蔭普天之衆于以觀三素思九

真搢儀拼玩瑶珮南真依稀而密盻西母彷彿以宴覲肸蠁之應繼日而盻積累之功卜年而進信孚仙可學而道不虛行矣仍念所精尚鮮未臻道源聞南岳紫虛元君魏夫人昔以東晉興寧甲子歲先農日以小有天王上清虛真人所授上清大洞寶文下教于茅山東華真人楊君洎上清仙侯許長史迄後靈源真系接武華陽道業仙枝流芳寰海繇是乃詒玉清昭應宮沖妙大師皇甫希及尋蹟王魏之文所楊許之迹得上清三品神經玉清隱書九清衆秘与金神二虎八景玉籙上皇玉諱元始譜籙流金火鈴迴車畢道三元玉檢九鳳靈章紫文白帶太微黃書璚宮靈飛等籙凡一十卷金仙玉馬等一十五卷依科備講金龍玉魚金羊銀鳶青絲金鈕雲錦鳳文碧霞拂塵之羅絳章落尸之帛四規明鏡景震靈劍五色綵繒上清法服盟文禮物莫不周悉先遣中使賫密詞

詣南岳致告于紫虛元君默允冥旨續命入内内侍省西頭
供奉官臣康從政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勾當御藥院臣江
德用并諮右街副道録知玉清昭應宮事同管勾左右街教
門公事沖真大師賜紫臣李知損左街都監壽寧觀住持明
真大師臣石知章玉清昭應宮副直歲宣教大師賜紫臣周
遂良玉清昭應宮住持沖妙大師賜紫臣皇甫希及玉清昭
應宮同住持沖秘大師賜紫臣薛清和等同賫青詞黄素一
行禮信就江寧府茅山崇禧觀開建上清黄壇預啟玉籙道
場七晝夜散日設醮三百六十分位依科傳度訖別設謝恩
道場三晝夜設閩山道士女冠大齋一中投送金龍玉簡金環
玉魚于華陽洞燕洞金山水府于以告盟七聖于以致誠九清
佇授受之儀攀師資之禮始以輜軒至日靈鶴徊迎於羽葆
當建齋之夕商雲遂布於層霄宿露真文以祈感預陳精禱

以仲欵繭膏晃尒璧月粲然百神受釐以効祥五岳衛靈而
薦祉中夜靈風颯至嘉雨霈然須臾之頃銀漢森列星斗爛
如咸云風伯掃壇雨師洒廗觀其所以不亦宜乎及啟傳之
旦九霞流光之輝熠爍而凝晾三素飛烟之氣縹緲以浮空
飄欻華焉霓旌煥焉羽儀偞焉方靈肅然當分金列契之際
皓鶴復翔于壇上絳霞絲綍於山中蕙風馥人靈芬郁野矣
夫衆妙多門而學則有序丕神无方而感則无待斯以見我
后用心之精誠也狩健順服人神降靈仙契冥奧非浩劫累
崇之德積生致尚之果其孰能臻於此焉是知令乎善始則
美克有終謀之以道何患不臧若然者八景飛霞之輦三元
流雲之宴九色鳳腦之饌十精洞水之漿靡日而致之矣恭
惟聖念奉若秘文益欲昭事昊穹保亭真主固宗祊於億載
福民庶之三登永戢干戈同承富壽者也至於後天之筭无

疆之祚金枝之遠蒼生之賜不其宜哉觀一代之能事考百
王之法書用敢直筆以記之云耳時天聖三年甲子歲四月
戊午朔二十三日庚辰謹記

臨壇保舉上清大洞法師臣張紹英

臨壇監度上清大洞法師茅山道正真寂大師臣蔣元吉

臨壇度師上清大洞宗師賜紫臣朱自英

茅山五雲觀記

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刑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臨淄郡開國公食邑九千五百户
食實封二千七百户晏殊撰

丞相冀文穆公即世之明年其小君許國夫人聞于內朝請
建道館于茅山之南麓以為公樞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哀
怜時恩特命郡守舊相李公(迪)主其營繕又勅公門下吏孫

侍禁張得一董其力役後十四年夫人以制度之未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士顒往增葺焉始賜名曰五雲觀爲工於天聖之丙寅已事於康定之庚辰其廣袤因崖巘之回抱其興作視科文之品第崇壂以宅肖像秘殿以嚴真供層閣崛起廣除環擁脩廊蔓衍高源涌開庖廚有方廐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之蹟洞穴表靈峯之蘊喬松夾植藝行旅之旁良田外營資糇糧之給妙擇勤士恭脩祕式其所以尊奉遺貞宴安淨衆者罔不周具惟道家者流有清静沖虛之說歸真復朴之教後代悅其風者觸類而長於是乎幽經秘訣之敷演清都洞臺之暀臨三雲八景之鍊脩童初廣寒之游集上自后辟迄于臣民用資化源著在彝典初　真宗皇帝旣偃武節聿脩文事封泰山款后土謁仙里建靈宮務輯一王之儀邈追前代之盛公於是時都將相之重趣風雲之遇

與一二元老鴻儒碩生內則翊贊宸猷外則討論經禮用[illegible]創
業之[illegible]密祠沃心之實備前者而謀定中興風而令行至如
檢玉介丘瘞繒雖壤近甸巡豫嘉壇宸對咸遵秘籙聿彰勳
任用三洞之科式先八鑾而啓行公則參儀衛之職焉寅受天
瑞欽崇祖烈五岳陛號靈泉効祉並敬真宇茂昭元貺公承
應置使之任焉總集髦雋紛披載籍纈百世之龜鑑述方表
之短獲復詔公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胎育會函笈所蘊
源流寖繁欲逢盛明用得論次乃復選通達其學者校讎而
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詭元謬濫
本至性之沖漠益聖期之參會倘佯乎叢胥太霞之境讓
詠乎廣韶幽素之蕭寤察赤松之遊沉酬金已之藥閑接真
士高談妙樞由是脩然有乘雲驂飈離人拔俗之想每出沐
休暇元辰令吉特屏世事虔脩淨醮壇宇嚴邃旌旛飄纚之

杳塵寰之不接疑景象之有聞繇禨瀆久積精忘疲乾興壬
戌歲分符秣陵眷言茲山賁迹郊次俄奉中詔即伸嘉薦注
慕靈壇徘徊淨域逍遙自得澹乎忘歸隱士朱自英者肥遯
中岩載更年所公樂其素約宛若石交還朝秉鈞之再歲以
其名聞召至都下宴語紬繹異於常倫及其還山又約他日卜
鄰洞府旨隆寵來君異之後數月而公捐館舍且有遺語
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帑凡百五十万官給不預焉續詔朱
自英往來臨莅之皆從公之素志也按真誥言句曲地肺土
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三災不干又言
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為列仙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
之考績則公之結恩崇岫歸誠妙祭豈徒然哉抑夫出應賢
運遂登極位佐時勲大用物精多非特受靈氣夐踰羣彙曷
以協昌辰之偉任非默契仙籙往階真格曷以顯太和之挺生

負於前閻淇有冥合嗚害乘時舊庸握文武之柄尊主庇物
鬱其蘊懷執方持衡不疚風議烜赫輝耀以功名自終厥後
脫遺世系與羨門偓佺之徒相朔於烟霞之際不其盛與惟
夫人從奉治命無忘適追其嗣子殿中丞寅亮瞿瞿協心克終
賜紫足備徽範永光圖史謂殊夙以文翰游公館字見托撰
述著之金石是用拜禮命之辱而忘其陋燕公姓王氏諱欽
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牒中
刊碑誌此得略而不書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十月乙卯記

山門道判兼管觀事賜紫孟子宣

西平胡俛書丹　將仕郎守句容縣尉陸絳勾當立石

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國師乾元觀妙先生幽光顯裕
之碑　并序

雲陽南郭陳輔造　七閩西山蔡仍書并題額

先生姓朱氏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也生八九歲牧牛郭千村兒習卷蘆吹笳鞭角馳牛陟降為戲先生辭不能從兒咍馬先生哭曰尔馴牛為吾我騎鶴孫ゝ出笛袖間裂竹而鶴舞空下先生時指鶴騰飄墜牧兒駭呼自是從牧時能致鶴成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王晨觀道士朱文吉訓萬隸業先生過目輒卷曰此矣師益未能奇也亭有一歲度為道士仙標玉骨固已綾ゝ迥出風塵外先生幼在村野未始目吾儒經史与夫道家仙籍間焚香誦六經百子三乘三十六部袞ゝ不絕口四遂老人夙學顧見眉宇先生坐一室閉目溫繹聽者按无一字遺後長把筆為文章渾然天成尤精風雅句ゝ警策發藻擬經如空洞之音焉金陵致爲公亮遣吏持書幣而弗問其師恐吾以示善先生曰不然勞我矣自亦倚門真張錄師縱英桐蘿上積金峯寮天市壇龕火浣而栖

二人卻穀以至骨立饕餮洗滌奔三景脩儀臻瑞琊之法以速
輕舉居无何戶外之履滿顛謂張曰如何比期絕迹而躡我
踪不泰多事乎張曰子勿擅人將擲子之不暇如其擅天下
斷有不嘆者何必行先生曰一任一行亦各其志矣必同於是
旦登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方其歷
關而西抵綱門道逢一叟脩髯鶴髮方目犢瞳倨坐嗤曰少
寵矣何曰自華陽復而曰宴適曰如蜀如蜀奚求曰求大藥
叟仰天大咲曰少寵不聞陶隱居乎可人也丐鍊而丹弗就因
然後發三洞寶符之蘊遂不成白晝騰翔乃從狗竇一過泥
汝骨法未就道從小孩若不諳曉光曜將翔拂汝以仁義劘
削汝以禮樂為天戮民良可哀先生曰授吾鑿竅吾竅命之
矣叟於是指揖瞑想曰隱居苦余七百年後當有赤子出於
茅山殆此庶已（此語應證真誥訣六）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余裾維覺林梢

拂旦開目乃坐青城山下遂嘆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竟
先生曰亟胎肉目不識丈人也曰容進嚴殺如穀城影像可乎叟
曰毋号陳鐵脚即吾已頃年先帝太宗命遣求藥海上適有
促侩安期之滞至无及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出關欲遂東
歸復思三茅道藏訣議乃載游瀨鄉校讎太清古本居歲餘
帶曰有丐徒武姓提弊簏就齋堂后豎倒餘食而去衆訶不勲
供先生滌器已即相訊問黄衣初鷂競舉手揶揄之曰朱茅
山寺頼此乞索伍仙遂捨去約先生旦會旗亭酒家話心爲
碩謂先生曰汝真法器第故習未除不涵濯終汝累然往者
先生曰敢不從命蔵睛少選觸耳闃然忽睹闤闠顧請先生
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
岸武欣欣曰信士可教乎吾水星童子也汝此一行已抵度形太
陰然須幽屏不厭深眇大匠勿示人以璞不介未易知也殊時

復會審定夷微遽背而去先生愴恨暨還故山刳心剔志賓
二師之誨存三守一追揚許之烈未幾壬清貽應宮成詔選
名行工部侍郎薛公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召先生表辭
尋而宮車晏駕章聖上仙仁廟嗣服明肅太后垂簾丁晉公
謂王冀公欽若並薦章三上使兩至先生復辭謝表溫雅有儒
臣高世之風朝廷嘉之故晉公簡詩曰大隱何妨混朝市三天
澄淨謁元君冀公簡詩曰何事坎入違舊約負琴携鶴待相
隨先生繼答詞極清妙二相上之皇太后追懷華陽洞天爲
先帝祈嗣感應之地故特諭二重臣强起先生府縣敦迫星
言得罪先生不得已遂受命勑朱自英未經朝見百官禁宗
得通謁雖梁器陶景唐禮吳筠未足方方今尋奉旨發寶籍
閣觀天書累表乞還二聖眷遇方隆以重違雅尚先生得請
東歸故鄉決志精思心馳太空之境矣朝廷賜勞車蓋相望

先是中貴人傳上与太后慰藉語山中百須時上恩許一新
諸請先生對道士當岩居宂處勤脩上法遵保大茅司命之
若行然可報國恩若効西方土木装嚴非老氏慈儉之教唯
乞近山立常寧一鎮爲游客行商息肩之所朝廷從之道藏
三洞四階靈文寶笈賚金縄玉檢之秘傳大法自魏南岳以降
逮先生凡二十有三代明肅太后欲踵紫盖故事祈授畢法
遣尊朱張爲慶保師賜号觀妙明真逮乾興天聖兩觀以
旌師資先生於斯不辭當是時琅玕飛精神景三爐方四轉
大笑居一日江寧府通得蜀州守蕭貫傳所謂道士求抱一
書渚先生執書泣歔行下弟子莫測所以書責姓名顯耀天
撥暴露之咎意警先生避俗藏身中宵引去猶爲可嫠文緻
藻練緯有可觀搢紳先生簪裳淨侶欝其風聲有繪像刻
石傳于世所謂武仙重者天聖七年大丹成鼎輒覆凡竈弟

子毛奉弄密戚先生視丹歎息曰桑榆既迫狗賣一過信矣
至其年十一月解駕春秋五十有三即夕掩關勅弟子毋入
類異常時夜將半弟子擁爐壇房候謦欬穴窓來衣侍者執
燭立庭下雖儀容甚都光燁鑑人童子輒詰何徐徐答曰真官
下靈文秀帝遣迎朱真人耳弟子堪平窩陽息不復出頂之
先生問夜對曰視星三鼓須臾又問玉晨鐘聲已否曰報也
連問者數四鐘既聲先生呼侍衛曰吾行矣弟子入但見危
坐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儼然是夕天若寒先生項生圓光
溫融一室玉體汗浹若珠琲然大歛際有聲隱隱自其擔出
法固謂之尸解舉木疑空衣耳前一日陶真人坐日元故震
者三大衆咸異先生曰若何与汝事繼夕還神鶴唳杉壇谷
嗚若簫凡三日句容權令酷吏也丞相李公迎出鎮遣屬官
致詞邀先生俾縣加道脩肅候先生過邑不顧而去令陰衛

之還又不少留左右曰縣令朝服道左當下車一見先生曰
非不顧也願面瞻皆難近耳令聞益恚至是按貧租乃盡遂
先生徒弟逃難不暇而嘉祥異瑞為其所抑誣以中丹毒死
九重寥廓亦无從而達越明年今去住姑克遂反真之宅卜
葬岡西麓方隅洞之東拒李真人丹井若干步高三尺若是
已嗚呼以先生夙淨甚脩宜无不圓猶有不幸況悠悠之徒後
五十有九載歲在[illegible]徐先生侍香弟子石致柔年過八十
即盡簡得西劍州道客任懷一錄先生事頗為疏略漫滅過
半矣曉而泣曰先生之道可施於一時庸拒鬱於千載念可
以發潛德之幽光非夫子而誰其意以僕九十歲偏親先生
三景弟子謂得之詳僕歸以告吾親曰石氏子之請乃吾素
志汝盍表大宗師奉命藻雪詞辰而書乃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繄嵩陽氏之遺裔兮誕乙字之靈墟幼紫陽之羽褐兮應赤

子之讖符度銅嶺之危峩兮執鐵脚之長裾憑黃河以徒涉兮躡星童之雙舄方帝三葉之慶祥兮屬春宮之位虛祇禱祺以詒予寵兮洞天轂司命之友于膺玉女之受度兮纘冠君之紫虛館昭應之隱几兮閣寶符而觀天書上方遵控闕順下風兮俄冷然而及歸途攀帝恩而戀戀兮奈仙期之難踰朝辭絳闕而暮復綿嶺兮真官已降于庭除是三乘圓七果兮將奮身而凌空无揖飈輪御六氣兮竟歸神于清都[illegible]曰保深慮兮烟霞結廬邈玄游兮龍虎驂虛悵超遙其天[illegible]存桐柏之丹爐青牛谷冷子石壇蘚合白榆風蕭兮玉棺劍孫溪虛皇之在宥綿寶錄於宗圖

上刻仙童小像道士戴道成書

武仙童書碑

抱一啟嘯傲昇平輕欺富貴扶疎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跡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名姓已彰四海[illegible]

神別隱三山，歲月何妄，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滾倒真珠，圓而美之爲美，絳雪凝而自然而然，在市孰非，入山孰是，求積成海，氣積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貧藥，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寧殊，輕舉行脩，長生道在，多是逍遥於雲水，未嘗畧露於天機，知者誰言，行者自見，聊舒懇悃，以代咲譚，一日三秋，只尺万里，陽氣如烟，荒郊似水，更保冲和，別休清閑，今因魚鴈，聊附寸心，書到山前，已申鶴望，謹狀不宣

故交道士武丑上

道者之右　　二月二日

璽主棲羅物外入，摠來金闕見靈真，餘余不顧彰名姓，別得田元道可覩，我知已有好名傳，世早須速別隱深山，他時冀日相看去也○夕娛明

覲妙先生畧釋解启武仙童，後先生於仁廟時應詔

還山忽接仙童書殷勤誨諭意甚先生韜光晦迹世
不耀名其真墨蹟政和四載八月間聖上道君皇帝
搜羅天下奇異之文遂為本邑句容令黃學士唐傳
索取以進於闕斯本舊偶募寫令命工刊于石焘客
其傳焉時政和八年歲在戊戌仲秋望日茅山乾元
觀住持知觀道士楊守程題誌

江寧府茅山崇禧觀碑銘

朝請郎新權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江南西
路兵馬鈐轄賜紫金魚袋張商英撰
朝散郎簽書榮州軍州事判官廳公事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王古書
朝請郎充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安
撫使護軍賜紫金魚袋王寀篆額

東南之望曰句曲山華陽洞天地肺福地易遷含真之所
定司命童初之所治晉宋以來得道之士二許楊陶遺跡以
宅猶有存者宮觀十二崇禧總之國家靈承天心敷錫民福
鏤金之亂鏤玉之簡妙真之香丹素之詞歲脩常典間遣王
人設官以提其綱賜田以贍其徒宜其宮闕壯麗列聖下居
廊廡深嚴万靈侍衛至者悚然有以移其視聽居者肅然有
以洗其心志仙科秘範之所出寶章靈篆之所宗而希夷淡
泊之門寂寞无為之教學士大夫未之或講州縣政事又非
所先田租所入悉籠於官道侶計口而賦粮有司互券而出納
方斗脊之鈎考孰土木之暇議上下顧望歲月因循屋頹而
不持樑故而不葺圮廢而不興垣頹而不作寶文待制何公
君衷在元祐中以趣向背時提舉西京崇福宮居金陵嘗至
山中熟知其弊紹聖親政召對便殿明年移鎮於此俾發彙

志議營繕之會商英謫莅管庫公悴圖以授商英曰子於道家之學博且久矣凡向背與開闔之不如經者其悉據古考正之商英視圖南面三門則道俗出入之所由也三清北極本命三殿相直而玉皇殿乃在東隅商英謹按老子之書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清氣之始也其天爲清微其境爲玉清其天尊爲元始其帝爲玉皇所謂道者氣之純清也其天爲禹餘其境爲上清其太上爲大道玉晨君其帝爲天皇所謂天者氣之積清也其天爲大赤其境爲太清其太上爲老君其帝爲北極本命者支干之神以統於北極者也北極者天中之樞以承玉皇者也今以北極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極而玉皇居左非道之序也神而來格亦莫安於其位矣請先玉皇而後北極而左本命三門者神靈之所由也非祠醮則闔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如此則尊卑不相亂道俗不相清人神不

相雜矣公曰善乎論也茲山宫宇古今廢置不一道術之本
有在於是者亦已多矣曾巨一人以三氣三天三尊三帝之
說辯正升降者豈崇无而復靜者或闕於群有之用造有然
致動者或昧於至无之體代匠移句容縣如子之議因而寵
之矣越明年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雙白鶴終日徊翔
遶唳其上於是上清大洞法師劉混康與其授籙弟子曰異
時白鶴常以三月十八日來集或有或亡亦不常也今殿成而
鶴降非何公崇敬之誠默与真契其何以召此祥請繪公像
于別室以承我邦人之思已事而求記於商英迺序而系之
以頌曰
一氣之先强名自然致虛為道運道成天三彰一隱一立三全
分為九氣列為八埏峩峩茅峯東南之望帝居道祠于山下
上厥初經營先後錯奕何公正之靈報如響儀儀者鶴來自

雲霄誰其駕之於馬逍遙氣合太沖神游泬寥鑒觀在下德馨祀聆寶室絢絢岩谷煥煥風馬霓旌侯止侯燕維山有祥維國有良天子萬年賚及四方何公于蕃百治皆具神之聽之亦惟公故錫尔嘉穀宜其邦人介尔多祐耆寧厥身邦之咸仰繪公之像配山久長以對景貺　紹聖三年十月八日

山門都道正上清三景法師住持賜紫道淨之

江寧府觀察推官提舉脩造丁維

承奉郎知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勾茅山崇禧觀武騎尉杜紿

朝奉郎充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何正臣立石

宣和御製化道文碑

大道无方微妙莫測包含造化陶冶乾坤是以國家崇奉上

天欽崇至道恢闡化元咸歸正教者惟厥初生民以來皆未
知其向道之方者曰固久矣每念至此則惻然興歎以謂道
者聖人體之以為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是存心秘檢思有篤
厚人倫訂正謠俗故教詩之誨俾其來者皆得嚮明歸道
也今夫擾擾羣動不知妙道之生育而反事象教之殊風既
習其風復師其法番同以寂滅為真樂使暗識之民動由死
地乃為常理可不憫此沈迷乎且人生天地之間處最靈之
首當變生於胞胎之中三元有養九炁結形戴天履地莫不
本乎道者也其有上智之人夙稟靈秀不待學而自然嚮道
者千万之中或三數人而已若夫中智以上者區區於名教利祿
之間雖知道之慈育姑徇恩愛之累尚滯聲色之娛故若亡
若存也其下智之民甘食美服安居樂俗悉皆懵然莫其向
僞背真昧不知我之形氣皆道之所生也且人在道猶魚之在

水魚失水則死人失道當何如哉凡百群倫固宜守道也夫
道也者虛无之總造化之源浩曠莫得其端杳冥莫窮其奧
万象以之而生五音以之而成故六合雖巨未離其內秋毫雖
小待之成體其杳邈也不可階升其應感也不疾而速謂之
渾淪渾淪太極之宗也故太極生兩儀兩儀者天地也清氣
升而天濁氣降而地沖和結而為人故五緯宣精三光下濟
而成三才也其施化也則有炎涼燥濕之候有方圓形器之
名有盈虧消息之度故日月麗乎天星辰行其紀鼓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播時百穀以養民人蕃殖孳育以阜常産然
後人各成材物遂其性故得耕而食織而衣欣樂乎太平之
世者一皆妙道生成養育之所致也觀夫伏羲三代而降雖
稱号不同其於尊道事天則一也今夫蔽蒙倒置之民宜盜
其理欽而奉之不亦善乎況昭昭然在上者可畏也今皆解

訓諭宣教積習之謬宏益天下之福庶使遷善責生翕然曉悟一新其志歸奉道真上以協天心之亨下以副膺乾紹述之意如此則皇極休光之美躋亘乎道德之鄉浹洽乎仁壽之域豈不偉與天觀庚寅先天節日宣和殿製

政和二年十一月乙未守靜凝和法師笪淨之立石

嗣漢三十代天師張繼先書

茅山元符觀頌碑

承務郎知江寧府句容縣事兼管句茅山崇禧觀臣[illegible]慎辭撰

維宋受命百有四十六年天人和同萬物盛多重光累休越帝古初哲宗昰帝推輯福應報禮上下游心道真側席異人於是茅山上清三景法師劉混康以道業聞于東南乃遣中謁者致禮意欲必起之混康不得辭既朝遂住持上清儲祥宮

思數頻煩爲國廣成己而求還故山許之賜所居爲元符觀今皇帝既覯万機遵復先志治人事神誠意感格而尊德樂道猶恐不及復遣使迎致先生于京師待遇之禮悉用元符故事有加焉未幾告歸賜号葆真觀妙先生詔刻九老仙都君玉印及白玉念珠燒香簡紅羅龍扇諸物又親御毫楮爲書度人清靜六甲神符三經以寵賁之旨驚丗駭目不可名之寶皇帝若曰先帝所以經營元符於名山蓋將揭虔妥靈祈天永命用輔相我國家朕既嗣事而覯之基構有未備其致皇寧乃命江東轉運司凡土木工費悉爲之調度別降御前空名祠部度牒百道以助其用委官護作仍增崇三茅君位号司命君曰司命太元妙道真君定錄君曰定錄沖靜真人保命君曰保命沖惠真人又勅尚方取金玉瑞物依天之命作爲九錫以顯揚三君之景光于无窮部使者与郡縣吏

虔上之命夙不敢懈經始
年正月九日粤崇寧五
年八月十五日告成重門夾
万福殿以祠三茅君
東為景福万年殿以祠皇帝
飛天法輪以藏
恩賜之書旁為崇寧閣以奉
条列多勤宸
翰虹光寶氣仰薄璇極天龍共瞻林壑
至於鍾閣醮壇
齋房燕室亦无一不協于度揔四百有餘區髙明傑大工盡
其技金碧丹堊之飾熒煌晗㷠于崇岡秀嶺之上烟霞霏微
草木葱蒨望之若神變幻化莫可圖寫即之肅然若雲車
風馬往來於空曠有无之間不可得而知也可謂盛矣臣謹
按句曲山於仙經為金壇華陽之天山川神秀據東南一都
會漢晉以還世著靈蹟往往禁樵牧營館御以祈福祥本朝
尊奉之儀務隆典則而山為見符命靈光仙籟慶雲紫氣合
於圖諜者史不絕書然臣嘗謂寶玉神鼎金簡紫芝皆天上

帝實藏之茲山所畀付後世太平有道之主苟匪其時不虛其應而歷代方士隱人弗揣其本徘徊岩阿冀幸遭遇良足憫嘆至聞華陽有司命之庭則又築室廬欲據其勝結構相望而終莫得其處逮元符既建歸然居積金之下深掩長谷蒼崖翠壁隱見斷續臣僕而覩然後知天作而地藏之蓋有待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得於天縱孝悌之行通于神明自初紹服駿惠前烈改元命曆具著聖意延登同德以熙天功罷黜奇衺用勸多士朝廷既治蠻夷率服頌聲已作協氣自應天高地下日星明潤河不怒溢委蛇而流坤靈効珍成我帝纂溥海內外獲蒙豐年藏德大業顯著如此方且精思於清靜无為之學屈己於岩穴有道之士增築殊館以迎三神之蓬是宜无疆之祚集于一人億万斯年永作民主所謂寶玉神鼎金簡紫芝殆將薦于帝廷享于宗廟以昭明應而積

金清淑之氣毓鍾扶輿磅礴鬱茀亦欲產祥儲休膺寸而含蕪及四海有若時雨彰示方來為國福地嗚呼斯實聖時甚盛之舉万方黎庶瞻望雖呼不能嘿已者臣愚不勝惓惓愿其固陋昧死上獻无符觀頌頌曰

於皇上帝傳臨万國分眞山川以相有德岩岩積金曲水之滸仙聖所宅望彼吴楚河圖幽賛我不敢誣逢時休明乃錫也符泰人殄夸鼓鍾山顛神不歆享瘞辟而徒降及近世祠視日勤瀸扱寒寒亦莫或聞我瑩无符寇冕林麓欽崇崇眞百靈懷脈乘彼白雲陟降帝所无以致之孰為來者崇寧初政視古无前有不吾信酌民之言乾運其剛有嚴其明先訓是若大猷是經枝蕤屏倫賞信刑威肆公庶尹千載一時未敏于學吏恪其職除我戈矛長我黍稷外攘內脩咸底厥緒甚嗟肆生式歌且舞彼蒼匪高有聽在下申命百神錫以純嘏

華陽之天密迩靈囿流慶隤祉益不敢後卿雲之下靈芝之煌煌鳴鶴飛舞来獻其祥太史占之實應壽于媚兹一人後天難老皇帝曰嘻朕何私焉歛時五福播之黎元羣臣拜手天子万壽越弥億年作民父母明明天子事帝以實有道是導无文咸秩將既荐臻不忘齋栗明明天子景命維新冒我神器不震不騫德音孔戚与世永延山積而高川至而增並受福祿日維不勝燕拱儲神監于太清

上進茅山元符觀頌狀

右臣所領邑居茅山之下元符觀實隷焉經營之際得以職事自効于斤築之末因獲究見朝廷所以製作之本意臣愚不佞恭惟皇帝陛下天神天明經緯万事文德既暢武功亦將上自京師下逮海表縫衣之子知趣經術絢誦之音如昔鄒魯偏師西指蘭國万里名王貴人俘獻兩觀治功巍巍廣

代未有至於懷柔百神盡誠備物靈貺昭荅臣庶頌歎維茲符之速實絡先志不惑於飛舉靈化之説无取於黄冶變鍊之事清静无爲深達道妙載營恭館以格真馭尊異高行爲属四方歷選列辟孰如今茲固宜仙聖睠懷蒙福无擬瑞鶴翔集以示民信聞之邑人父老華陽自崇寧以来慶雲醴泉紫芝瑤草蓋多有之然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惟是瑞鶴之應上薄九霄万目所瞻不得而掩臣前与部使者已具列上景命之符莫此驗臼竊意羣公庶尹禮官博士因符瑞之既富刻六藝之可攷抗章而請有事於太山梁父以繼七十二君之絶業以揚我祖宗之休功則茲山之靈寔延厥祥臣觀古帝王既有殊尤特絶之績必有非常能言之士鋪張本末比次律呂勒之金石著在簡冊以光明于本朝臣游泳太平𢦏目威事而喑未聞聲詩不可非其人故休缺乃擇日齋戒沐浴撰

成茅山元符觀頌一首詞義鄙淺无足蔺錄而臣之區區欲有
假在倘蒙万機之暇俯賜乙覽雖以狂斐誅死臣所榮幸所
有元符觀頌一本謹隨狀上進干冒宸嚴臣无任隕越兢惕
竭踖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後序

崇寧五年八月十日茅山元符觀落成臣拜手稽首作頌以獻
于時九鼎既新大樂既備諸福之物遠近創見凡厥臣庶稚
瑞應陳賦頌奏御者蓋千有餘篇上命大臣論定居選中者
十有八人而臣實厠在第二八月十五日伏奉制書進秩一等
臣竊自思念束髮就學即覃思於經術在朝廷雅有師承不
敢輒著書〻成亦博士弟子所餘棄獨以餘力琢磨文章[illegible]
有意於古人之域然連試有司不中程晚以父任得官吏道
先法律又不敢貳專退食有間亦未忍遂廢翰墨攀緣[illegible]

角窮愁无聊用以自慰會國家築宮茲山以尊有道以交神靈土木之功甫畢羽毛之祥適至臣子之心區區有不能已者輒不自揆原大推功播於頌詩以祝千萬歲壽顧雖臣之極愚而材力駑下訓詁不博言之所載經緯失緒大懼以狂狷獲戾今茲猥蒙明詔寵綏之遂使疵賤姓名附見於崇寧萬頌之列臣雖死骨不朽然犬馬微命恐終无以仰報天覆護所獻頌副本刻之樂石以風示四方使承學之臣知如臣之昧陋猶以文字當褒嘉海寓之廣必有高明博大不世出之士形容德業具載雅頌咸五登三告功神明垂之无極以示得意其於始隗之義則臣或庶幾焉大觀元年四月一日宣德郎充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臣鮑慎辭謹記

大觀元年丁亥歲八月守靜凝和法師充住持江寧府茅山元符萬寧宮臣笪淨之立石

茅山元符萬寧宮記

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一千户臣蔡卞奉勅撰

崇寧五年秋有司言茅山元符万寧宮成有詔臣卞為之記臣卞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德莫崇於尊道業莫大於昭功臣伏覩皇帝自踐祚以来苑囿之觀无所增飾外物之玩无足以累其心者而深覩化原探索道妙澹然无為以御羣有心既得此矣且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是故山林之士窮寞之濱嘗有聞於是者必有以寵嘉之況其上者乎夙興夜寐因任原省以昭前人之光凡已事之未就雖其小者必緝熙之蓋所以尊道而昭功可謂至矣而斯宮之成二美并焉將以詔後世而垂无窮臣是以受命而不敢辭也謹按金陵句曲山在西漢時有眞

人居焉托神以葬超然遺物仙聖降而与之言以登雲天推其緒餘以化二季而二季亦以仙去是爲三茅君而世因号其山曰茅山自時厥後光景之異雲鶴之祥笙簫之響震見于山樹者歲嘗有之而方外之士慕道聞風而来者亦莫可勝數熙寧初常州道士劉混康者始誅茅結菴于山之積金峯其始至也拾橡栗以爲食焚柏實以爲香久而甘之不厭於是人稍信異往往負薪褁糧以給之先生躬有妙行而濟之以常善救物之心每以上清符水療治衆病服之輙愈繇是遠近輻湊而先生之名益著矣哲宗召至京師燕見便殿賜号洞元通妙大師且命即其故居易而新之會改元元符因号其處曰元符觀先生屢辭歸許之然終哲宗世元符觀猶未訖功皇帝二年秋遣中貴趣召先生來朝且詔守臣監司委曲敦諭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至自茅山入對久之語有以當上心者他日訪以三茅君事具

奏所聞乃詔加錫茅君号而即山構殿以禮祠焉先生又請逮
皇帝本命殿于東南隅之長生地從之於是鍾有樓經有閣歲
度人有數日給衆有田而宮之衆事畢具矣仍降告以爲葆真
觀妙沖和先生而度其弟子爲道士者十餘人其上皆錫紫衣
師名以寵之所以尊禮之甚至先生拜謁還故山皇帝又爲書
道藏經數卷及親畫老子像賜之以榮其歸宮將成御題其
榜曰元符萬寧宮雲漢之章下賁岩谷是將有神物守護垂
之億年与道无極也且以謂是宮經始於元符而落成於今
故因其舊名而增之以彰繼志述事之意眉聖相承紹隆真
風所謂一宮之成而二美并焉者此也臣既序其事使後世得
以覽觀而又係之以詩其詞曰
猗嗟三茅得自初成氣合於无与形俱昇孰希其風必靜必
清寂〻久狀乃發先生帝用尊之載召來廷乃覩其人燕見

妙語乃錫命書追其儔侶因其故廬啓此新宇像圖仙真上肖帝所神筆牓之龍鳳軒翥天錫皇帝聰明孝友抱一用中以綏九有遐迩率從尊道熙功有欲求之與在斯宫作為好歌以詔无窮

皇帝以新宫告成親題其記之額刻碑以賜聖筆神畫妙絶古人龍章以書輝暎秘殿既而申命有司塡之以金盖以護持秘藏永為斯宫之寶又以示其不可傳玩於民庶也臣淨之伏覩聖上所以協成先志繕此棟宇者其寵甚渥賁政之記鋪張闡休發揮宸意者甚文甚煥然而不揚天下何觀焉臣夙傳師訓累預賜對比緣慶成錫加異号聖恩隆重无以為報是用別刋佳石以廣其傳庶使内外遠近皆得究知聖上作宫之意先生成道之跡洗心滌慮以趣真風者區區之願也

大觀元年二月十五日特賜守靜凝和法師上清經籙二十六代嗣教宗師充住持元符萬寧宮事臣笪淨之謹題

咸淳七年歲次辛未二月旦日賜紫觀妙大師勑差茅山上清經籙四十二代嗣教宗師管轄元符萬寧宮事臣翟志顏重立石

茅山華陽先生解化之碑

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提舉亳州太清宮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臣蔡卞奉　聖旨撰并書

大觀二年春詔華陽先生來朝京師夏四月丁亥先生至自茅山上命道士二百人具威儀導迎館于上清儲祥宮新作沖符之別觀先生病不能朝勞問之使不絕於途是月十日車駕幸儲祥宮因召見先生與語久之前兩夕先生夢侍天帝所

相論說大洞真經覺而異之及見上乃以平日所寶大洞經以
獻上覽之動色曰朕潔齋書此經甫畢及覩繪三茅真君像
適欲以授先生是日遂一併賜之先生既授經与上意合則釋然
以喜車駕將還宮復召見先生所以撫存之甚厚後七日丁酉
有司以先生解化聞上震悼命中貴人賜金營塟特贈太中
大夫使使護其柩以還塟有日詔臣卞作爲墓碑以詔无窮
臣既受命竊惟古之全德之人本在於道以資物而不遺貴在
於己以順人而不失是故順仰酬酢无適而非真也及至後世一曲
之士知爲己而已而其獘至於絕物抱虛守寂老死於岩穴之中
自以爲得矣而功不加諸人道不行於世始以自爲而所以自爲
者實少然昔之隱者所以有往而不反之論也若華陽先生則
不然方其栖真探賾人迹罕至則以上清符水愈人之疾至不
可勝數其功利博矣及遭聖上以天縱大智作新斯民本原道

真宗尚有德則頻年之間數承命造朝召入宮廷燕見終日造膝所談多所謂天下妙理向也雲泉之為娛而今也名顯於朝廷向也樵牧之與俱而今也道信於宮壺天下方士聞其風者翕然化之豈可與彼枯槁一曲之士同日而語哉先生姓劉氏諱混康常州晉陵人也其上世皆不仕崇寧中以先生故始詔贈其父守真至宮德郎母朱氏蓬萊縣太君先生少則虛澹不羣仁宗時試經為道士祝貽冊故日閱道書而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毋無所師乃散髮登壇以天為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者有道行名聞一時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籙其後乃結菴于山之積金峯居一日有三羽人者莫知其所從來同造其廬邀出指菴之東隅謂先曰汝即此以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及顯先生顧謂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尚非可以有爲以手捫之朗曰

廠滅不復見而求所謂三羽人者終莫能得也先生繇是刻意
勤行而於接物利人曰益不懈遠近宗仰之哲宗時召至京師
賜号洞元通妙大師而以所居菴為元符觀未幾謁還故山上
之元年復召赴闕其明年又告歸許之賜以九老仙都君玉印
又詔增廣殿宇而命近侍揔其事於中都得專達焉尋降旨
賜号㨿真觀妙先生先生雖居山而手勅詢勞无虛月觀將成
請朝天廷以謝上恩有詔敦勉其來召對宣和殿賜御書畫
於是增改觀名曰元符萬寧宮而宮之正門及景命万年天寧
万福兩殿太平飛天法輪之榜皆上自書貽回之章焜曜万古三
茅崇奉之嚴未有盛於斯時也明年夏四月先生又告歸詔賜
所居菴以備神為名而加先生以冲和二字居數月又作慶成頌
及賜歸山詩以寵之大觀改元詔屢趣召先生固辭許之於是
有旨命其傳籙大弟子守靜凝和法師笪淨之入見喻德意

焉其明年先生乃来朝將行之前一日菴中平時所養鶴輒飛去先生聞而嘆曰鶴去吾殆不還乎已而果卒京師即其年七月壬申葬山南疊玉峯詔特謚静一而以其墓之祠宇為藏真觀先生專氣致柔不与物忤淵渟雲行動靜兩得眷待終始身名尊榮可銘也已銘曰

芒乎道初未始有物自氣求之則已芒芴者之得者造乎其先逮後況冥乃始无待泯泯膠膠轉徙之塗貌象樊然心与迹俱何以更之俟静俟虛哿矣先生与古為徒純氣是守靡所嘗趨帝命造廷翩然来思敷告所聞妙入无為際之高名樂此岩栖乘化而盡形則如斯鏡石道肖後人之詒

先師被遇聖朝恩榮終始如藏真達觀前所未有詒、宗工述解化之迹上親題額以賜焉鉅碑泥金銀於傳本謹再模刻以廣施去時政和元年四月十七日上清

三洞弟子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　曾淨之謹題

持節昌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文水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户食實封一百户上柱國王植篆額

皇姪武安軍節度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

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潭州諸軍事潭州刺史上柱

國華原郡王食邑九千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仲御　立石

沖隱先生遺表碑

臣淨之遺表上言　皇帝陛下臣自違闕庭屢更晦朔仰慕

聖顏日深馳想本圖再出山林一瞻天表无何大數有限忠與

願違辜負皇朝不勝痛恨然臣雖世緣淺薄仙路殊途曷敢

忘陛下終始眷遇之厚伏願陛下精固邦本善保聖躬上以

副皇穹寶曆之恩下以慰社稷生靈之願臣无任瞻天望聖

之至謹奉表以聞謹奏

政和三年七月二日茅山經籙二十六代守靜凝和法師
充住持元符萬寧宮臣笪淨之上表
臣自惟至愚至昧伏自先師遭遇陛下以來興建宮祠敷弘
教法而臣凡所請求實為過分上瀆天聽罪所不容本期盡
犬馬之勞以報万一不期偶染脾疾飲食日減雖勉强醫藥
无退損近因設醮祈恩上天乃獲報應當須謝世去住之理
臣實无憾但恨終天永訣无緣再覲天顏及列中宮皇子諸王
不勝悵望之極陛下天聰聖哲尊道崇德自古帝王未有過
者然念帝王奉道乃與臣庶不同一言一動上合天心則万家
福幸毋以華麗蕩真以虧聖典太上五千言以去奢去泰慈儉
為先乃陛下之師寶致道之津梁也伏願陛下清心寡欲以保
聖躬節財儉用以固邦本聽納忠良以廣言路天下幸甚
臣下愚固不當冒死陳詞實念先師付托之重嘗令臣以盡忠

報國爲先當今之際不進一言以裨聖德則臣違天負師抱恨
泉壤矣臣傳宗法籙真經玉印及陛下前後所賜書畫並已黙
付本宫徒弟俞希隱收掌訖更願陛下重念先師扶教宣道
之心曲垂恩祐終始无替於宗門則臣雖不獲再瞻天顔死
无憾矣操筆陳情伏增感愴臣淨之再言押

沖隱先生墓誌銘

撿校少保鎮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宫使
兼侍讀脩國史臣蔡卞奉　勑撰并書

先生氏笪名淨之金陵人父得一少不事事晩好道術鄉里
号笪翁餘杭有杜道士者自匿其名常從翁游先生方在娠
一日翁夙興見杜道士入其門俄失所在心異之有頃先生
誕焉先生生而淳澹識度深遠幼不茹葷六七歲日誦書數
百焉從羣兒嬉輒畫地爲道家像父携之游茅山時静一

先生劉混康結茅積金峯一見稱之曰是子他日人天師也示之以輕舉之法先生躍而大喜願留師事揩不復歸父亦欣然許之服勤左右累年王安石閒居金陵聞靜一高行遺書致禮邀之先生奉杖屨以從試與之語率皆造理屢稱善焉元祐中臣守宣城靜一遣先生持書過之館之後圃西堂前有華果林木疊嶂樓臺之勝近俯城市遠望百里間兩先生終日靜坐未嘗出門心竊奇之乃出緡錢度為道士先生志益精篤靜一惎以三洞經籙昇之書符呪水以理疾除邪率多驗蓋累年之間盡得靜一之道深居山林之幽而聲名暴着一時哲宗皇帝在宥天下搜求道術之士首召靜一古徠朝京師先生從師入見顧其貌異焉錫師名以寵之元符初賜所廬為觀号元符今天子躬體妙道以臨万邦命守臣敦遣靜一造朝勿聽其有所辭先生與之俱來禮遇尤至勑

有司大新厥宇親書宮名以賜更号守静法師領住持事初明年復召入朝暨進見弟子從行者皆有恩數及之久之得請還山又加号凝和賜御書畫以寵其行大觀四年復至自茅山天子命即所館建壇席俾倡其教以示學者遣中使賚之薦紳士大夫多從聽受復固辭還山上更以御書及畫静一遺像付之先是九幽黃籙久廢世罕道者先生發明之立科儀式方大顯於時凡深山絶嶠學者棲處其間時或溪雨積雪徑路阻絶先生必亟往餉之歲稍不登輒令減田租之入以糜粥食飢者不牟殍殣衣衾瘞之居數年一日合其徒謂之曰吾今年四十有六昔吾先師記吾之數不逾於此吾將化矣荷國重恩不得面見天子乃索筆自草遺表以聞翌日具湯沐易衣冠而逝時政和三年七月三日也表聞天子嗟悼詔贈沖隠先生賚之緡錢以其年十一月封窆于大茅

峯之陽華蓋峯下受業弟子數十人其上首曰傅希列徐希和爲養素法師繼踵住持而希列被旨爲右街都監後三年又詔贈先生之父爲承事郎母周氏爲孺人蓋自先生少時臣已識之及其將終亦令人喻意於臣云寫遺表畢屬期已至不得書數言以列既瘞數年有詔使爲之銘銘曰

識道之眞則遺其形初成得之上入太清靜一慕焉少也无營結廬峯顛以遠于戊誰其嗣之允矣先生天子嘉之特錫休名旨語於前理暢而明形雖有逝神則常升緒餘之傳學在斯銘

茅山凝神菴記

句曲名山三茅勝地靈宮閟宇突兀炳煥甲于江左數千百里凝神菴居其閒林樾蔽虧氣象深穩宜高人逸士之所廬也給與祭灾祠宇宮道士張椿齡與其徒相攸於中茅之

下誅茅結菴擺落世紛怡神葆光為物外之游性真內融道
腴外豊秀骨山峙神鋒玉舉望之真蓬萊方壺中人學者稍
趋歸之聲聞帝聰有詔合對控辭弗獲既見上顧勞甚寵解
御服以賜且命圖形於神仙閣固請還山先生起草萊受知
聖明前後六至闕下壬午視師亦賜對于行在所每見加厚
初太上皇欲易菴為觀先生辭以有觀則事煩非幽居之
宜故必賜今名實乙亥六月也庚辰歲遂三清殿像設供具
皆上方所製其後以行宮賜銀逮天祥閣奉藏宸翰又為層
屋置內府賜鐘雲漢在上光被草木寶器所鎮神鬼守護凡
二紀賚錫悉充棟宇費齋厨庖湢位置不瀆於是豊約中度
規制具體矣乾道壬辰賜田三百三十畝有畸仍命漕漸除
其稅德至渥也屋之高下皆因其山之勢妥帖邃密不晦不
露白雲峯擁其左小峯拱其右面挹赤山大羅源平遠當胷

而昇元頂亦逐逐在目也紫翠環繞四山如屏晨光陸離篆影淩亂宵籟閴寂琴聲清圓恍若与塵世隔匹夫而能動晃流之高聽享山林之至樂其必有以也夫意老佛之教与孔氏鼎立後世紛紛矛盾異同真人御辯融三為一恭己正南面而儒術行於天下刑政脩禮樂興二家翼之使民心一於為善熏陶漸漬風俗淳厚兵寢刑措日躋仁壽之域庸非助乎先生訪對之際言不得聞若夫方士誣虛之說治道清靜之要將冥釋焉天實闡之矣其能動高聽享至樂宜矣先生常州晉陵人少為人也名行義字達道度為道士改今名而世先以其字行既歿之九年住菴弟子茅見獨以僕疇昔与先生有一日之雅而与其兄王見志從游荊溪之上垂四十年屬為之記故獨取其菴之顛末係於興創者識之其被遇兩宮恩寵光顯當有紀錄以侈眷異茲不具載云淳熙十年九月朔

朝散大夫新權發遣處州軍州事費皇李處全記并書

嘉定皇后受籙之記

皇帝妙躰至神纂承大統薄海內外晏然無事皇后道合坤寧光齊日耀弥綸帝德輔贊化原而內助餘閑貴道清靜抱心虛白乃嘉定庚午午節命左街監義臣上官德欽緘封寶熏肅將中旨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至華陽洞天上清宗壇傳受大洞畢法寶籙金龍玉璧盾信禮儀罔不畢備上清經籙宗師臣薛汝積實臨壇度師臣汝積恭承敎令潔己齋心馳誠南岳結想上靈遠置玉籙道場羅天大醮廣備齋設近供羽衣是夕玉繩金波貽回璇漢祥飈瑞靄絲郁宮庭翼日笙鶴翱翔飛舞呈瑞靈芝異草迭産於林岡閭四方來觀莫不敬嘆猗歟盛哉臣先覺暴以微賤遇 孝宗皇帝蒙恩放還山林与臣汝積從游目擊盛事欣喜踴躍竊考經籙之自

来求源傳之所在巍巍至妙蕩蕩難名誠求道之津梁登真
之道路至於光顯流衍囑付帝后俾承天而行与道合真則
我朝之盛又非前代所及也氣結九天自然成文火鍊太空皇人
按筆此寶籙所由始也太平下教小有天王紫虛元君派播人
間此寶籙所由傳也元君初降句曲命楊羲以隸古定其文
傳上清仙翁許翽寶笈琅函鳳羅金紐割歃有儀盟誓甚重
得之者必名書金簡身在丹臺苟非其人不在此族歷代帝后
佩服崇尚用以延洪祚用以益永年發祥隤祉如鼓應桴然足
以知其教不足以見其盛也自元君二十二傳觀妙先生朱自英
是為章獻明肅皇后臨壇之師兩傳而至沖和先生劉混康
時在宣和　徽宗皇帝命先生捴括三洞四輔為盟傳之師仍
賜白玉印以續宗壇之緒九傳而至臣汝積又復恭遇聖后
下屆崇尊增賁經籙真道益以光顯其事益以流衍聖子神

孫奕葉相承不忘道化用躋世於仁壽此千載一遇万世之下不可尚矣天降其祥地不愛寶亦足見皇天之所以眷顧我聖后者億万斯年与帝並尊為天下母此降精三境流光十極付囑於我聖后者其在茲乎恭惟皇后殿下聰明天亶慈慧日隆百神敷祐瑞氣騰空國家寶曆過期流芳億兆之祥也臣不敢自默敬為之記姑録始末不敢為文嘉定之三年庚午歲五月十有六日

右街道録凝神齋高士臣劉先覺稽手稽首恭記

臨壇保舉師太上靈寶无上洞玄法師元符万寧宮知宮沖妙大師臣任元阜

監度師　闕

臨壇度師茅山經籙三十四代嗣教宗師上清三洞法師管轄元符万寧宮明一大師賜紫臣薛汝積

承議郎知建康府句容縣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公事臣
朱拱臣達并書

白雲崇福觀記

徽猷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兼太子詹事兼脩
國史兼實錄院脩撰戴溪撰
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兼侍講黃中書
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脩國史兼實錄院脩撰兼太
子詹事曾暎篆題

句曲江左名山洞天福地以茅君隱而仙是稱茅山有積金峯當西一面積金之支右轉而特起者白雲之峯也道俗相傳嘗見其草木後凋烟霞在望然東西兩山靈宮閟宇各奠所宜竣獨帶卜顧有待耶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溫披榛棘鑿

岩厓室于峯之下俄以行志脩潔聞乃即其居錫崇禧觀額
暨白金莊田饒益之俾展其成於是甓壇場班像設有門鼎
峙有亭翬飛堂皇深寄廊廡袤延重樓傑閣雲層巍峩前闢
端逵松杉行列如蓋如幢有赤山湖軒豁面勢崇岡秀嶺左
顧右揖欝欝香香暎帶清深而居而游如脫紛拏如蹈仙墟中
間方壺丈室上親洒翰揭以虛靜與夫紹興以來四朝錫予寶
鎮泉石人間廿事侍有大福德力作興風雲會合殊勝然後
底乃績今其徒居之思有以稱亦反其初而已大林丘山之善於
人也亦神者弗勝然而道者託焉昔之為道術者棄絕乎名
勢利欲精專乎身心性命惟恐入焉不深且密也待其行成
一朝蛻去人方譊譊然持其所棄迹其所蛻以㤣懞其隱約鼓
鍾其沉潛影響其清風素節而冀得其人如初乃亦甘心焉
豢其養尸其居美其衣食寢處如世俗轉復為名勢利欲所

愚而道術安在是山不特茅隱二許楊陶之遺地不改也往往逢戶桑樞霞飧柏食托於人之所不堪頤自有丹臺絳宮抱玉懷珠在閑白雲者必不專以外境遺子孫也溪之從子延往來山中入境俱熟道士周觀復景溫高弟求記其師之功緒甚力乃俾延序次其見聞因附見吾說觀復持歸告語其徒庶有警焉以復其初嘉定四年九月望日記

洞陽館記

宣和閒道士沈洞元鍊大藥人知神其醫而已侍郎王公漢之帥金陵爲人擇地乃之華陽之南四平之北脩築館舍仍舊号曰洞陽并祠其先世蓋道書稱洞陽爲朱陵昇度之館又以據洞府之陽而名焉思陵在御歲遣使清真觀建萬道齋齋時羣鶴翔集蓋三月十八日稱鶴會始此淳熙初洞[illegible]之徒皆遠游貳車王光國克承先志爲地擇人道者王介號

草衣木食至天市壇遂邀致來洞陽介烑之徒曰丁道存相与刻志道業招徠四方之士而鶴會之盛既无前代賜予亦在清真而在洞陽矣三十四代宗師薛君汝積强以祠牒衣冠之以表其容衆俾爲善日益不怠珥陵推官湯喬年施田二頃以續歲供意亦以增宴福爲報本地其手澤付子周防甚至未幾爲湯後者肯稷切鬻田不能久而歸洪氏洪氏有名秉鈞長且賢四中鄉選授筆高蹈士類因以真隱稱真隱知田之自徧集子姪議舉半入延慶飯僧其百畝復施洞陽若將歸湯推官少償夙願於地下吁湯君之施出於有心而真隱未始容心此豈周防思慮所及哉洞陽既再入田乃紹定庚寅予偕諸姪成存道之志爲建齋寮大綠題榜併識始末以傳來久且爲賢不肖子孫之卅鑒云嘉熙丁酉日南至

丹陽張淏撰并書　朝奉大夫監行在左藏西庫丁宗魏篆額

宋羅天感應碑　山人佚遺文

元符萬寧宮經藏記　秦精撰　右闕文

宋重脩華陽宮記　郭衡撰

元陽觀記　朱拱臣撰

玉液菴記　劉寧撰　右不錄文

華陽道院碑銘

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元明善撰
翰林侍　讀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趙孟頫書

道家者流有符籙之法謂能呼吸風雷役召神鬼或若有疑焉天人一也寒則體慄暑則體燠是形吾者天也周吾形者无非天也故曰天人之際感與應而已惟其人氣之帥始與天非屬夫愚婦一念之烈猶能有動況高人德士栖身孤隻鍊行精純造〻門在天必不違昔在

世祖皇帝時句曲許宗師來朝有禱輒應　上異之特　詔主其諸宮觀給傳符籙許宗師將化手印侍今王君至而傳之人德二年淮南蝗本道宣慰使禮請君至江都醮而禳焉俄而未羽者殪於雨羽者有鶖蔽空而至啄食之食而復吐〻之復啄如

是連日蝗不爲災先是旱禱而雨淮南人大駭恍爭持金帛拜而禱之卻之不退送者填道歸曰吾豈必夫景貺哉第竭吾誠以濟吾法至於兩獲捷應全活數郡者實三茅君有相其德且寶運方隆不當有饑民耳其所酬金帛苟稟敎之是章功也吾以別館三君而祀釐於 國無祀二親以報其私庶乎稱也是年遂營於元符萬寧宮之東仰挹飈輪俯瞰金簡山得所峙水得所經環靈卽秀巧適地宜儉不至陋奢不踰制凡爲屋五十餘楹象三茅君於主殿依其考妣於翼室肇基訖工盡六年号華陽道院至大三年夏

天子命玄教嗣師吳真人醮祀江南始于句曲君出迓京口真人曰香幣 上所祝而手以授余余將之无敢不恪暑雨方滋詰朝當抵元符雨洋致霑亦惟神着君曰敬敬諾翼日雨垂不下既奠香幣大雨行事之日復以真人還朝爲余縷言王君如

右因為求銘華陽余聞王君蒲而章莊而和靜方而動圓盖有道君子也故出言而灾弭有禱而神彰功成而不宰德充而愈約由是　制授養素通真明教真人夫句曲之為名山舊矣高人德士游息其間者以其幽深隔世躡絲絕迹魅靈光而資悟賞也既紀其事仍繫之辭依傚步虛之聲寓其閑遠之思君名道孟号牧齋建康句容人嗣四十四代宗師辭曰

句曲嵯峨窈岑嶔神仙所宅閟雲扃霓旌羽盖搏紫清儵來忽逝何杳冥通真真人鍊元精餐霞服氣方瞳青栖遲陽谷吹玉笙瑤裳駐鶴崑崙庭蠲灾弭廣翼世平揚休儲慶奉天明遠心絕物思蓬瀛手持青芝對丹經瓊都琳館吾此營大祐真侶捫幽靈爰清爰靜无勞形无搖亦精可長生下瞰塵寰百憂嬰醉生夢死悲短齡重陰无罅窺日星有欲從之視此銘

句曲山洞泉銘

泰定甲子歲王壷子造

茅山三山羅絡諸峯大則小杓象斗七宮上清有壇高居其中山曲而容水斯朝宗我脩華池內景合同在艮之亾塞兊之陘丹井西注石梁亘東玄師有作兆茲靈蹤藏録玉檢向用窔窮善利万物道不言功

福鄉井銘

惟蕭有臺曲水之濵井甃不改我思若人若人伊何桐柏其儔禀敎華陽振迹丹丘百世之澤式如金玉是謂王明並受其福

弘道壇銘

上清真人潘尊體玄遠弘道壇于嵩之陽句曲外史基石儀道迺復古初迺奉聖神永作憲矩

上清宗師劉大彬作篆鎮壇　大洞法師倪天奎協誠購石

崇禧萬壽宮記

從仕郎鎮江路録事致仕王去疾爲文

前翰林學士承 旨榮禄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

趙孟頫書并篆題

華陽洞天自三茅君以神道設教瑞人神士不可梯接者代有其人歷考其間惟隱居陶真人立館以處高弟所以啓佑其後人者爲最盛今之崇禧觀隱居曲林館也唐貞觀間太宗以昇真王真人有潛藩之舊且嘗師事隱居遂建太平觀以居之賜田与山贍其學者飛錢餔粟用給所轄宮觀十有二宋政和三年始分田以給之使自養其弟子具載山志宋改太平觀爲崇禧揭處妥靈有盛无斁式克至于今日廣殿脩廊宏〻巘〻榱題觿楯之飾播華香火之供千餘年間其崇奉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於皇三君咸神在天陰隲默相華陽道流如魯洙

四世有升降道无升降時有顯晦道无顯晦陶真人之於三君也神交泬寥之上王真人之於隱居也心授問答之蘭緣迹〻往過來續千載如一日

皇元肇興天兵南渡神明所扶壇宇如故心遠鄒君道元若造物者擬其人為時而出叫閶闔於九天之上 上方優詔情文以清靜為壇以慈儉為宇垂意玄教命鄒君道元掌教事畫護諸山厥後東澗洪君宗源復陽楊君元澈碧泉蔡君德溥繼〻承〻用保有 累朝之寵命皇慶初元春南鴻滕君志新入覲上覲 天光於清都紫微之閒承 九重之殊遇荷真人之美名 上賜金襴道衣以為身章延祐四年秋[illegible]鴻君私竊自念崇禧道場自昔總轄諸山實為 上帝垂休儲祉之所不有以表章之何以名有尊乞陞崇禧為宮句[illegible]集賢諸公以其事聞于朝嗣歲陞醮還山 上復降香以崇

其歸延祐六年八月廿二日　玉音自天而下賜号曰崇禧萬
壽宮玄教大宗師上卿大真人張公嗣師掌教真人吳公與有
功焉是日也榮光異氣上燭層霄崇山峻嶺咸有矜色真人
陳志新率羽士稽首再拜於道之左對揚休命曰明明
天子萬壽万年實与太元司命君自混沌溟涬開闢之始亦
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領力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雖今昔殊
時幽顯異迹其受命於　皇皇后帝則異世而同符也於虖休哉
既而冠巾之衆如出一口而祝之曰陳真人自隱居陶真人立館以
來既嘗為太平觀矣又嘗為崇禧觀矣　上賜今額甚盛
舉也他日秉　國史之筆者繫年繫月繫日大書之曰改觀為宮
自真人陳志新始其　皇恩如天將何以報塞耶惟我真人在
帝左右必敬必恭蚤夜以思鄉成玄功庶其有以答　君師寵
綏之造而真人亦有无窮之聞真人曰三君之靈也吾　皇之賜

也臣何力之有焉敢不敬恭以從祝規追諾七年夏四月南陽
君俾去疾紀其事以傳方來去疾謂必有山玄卿其人而後為
新宮銘草野之文何足以紀盛事辭不獲命乃舉前說為之記
而又熏休係之以詩曰
自有宇宙有此山闢山者誰高辛氏耿耿祀於太元君天之輔
祖氏怙恃曲[illegible]館陶真人潛德幽光發于杞山圖飛上
天皇家雲[illegible]來万里煌煌崇禧万壽宮臣扁鸞飛羲瀫
字鳳歌鶴舞[illegible]鈞韶山川鬼神共懽喜物不疵癘年穀豐乾
坤清夷風日美
皇帝怡愉奉
太皇萬年億載自今始
大元至治元年正月十有五日建

崇壽觀碑

承德郎國子司業蜀郡虞集撰并書丹題額

大茅峯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今昔洞天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勑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貞觀初勑改為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泐可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靜先生奉勑重脩復民百家備脩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寶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勑賜今名

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真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回合焉 定錄君嘗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有好流

水而多石少出便平以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歎曰
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于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
此与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壞隘陋特甚豈不在
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為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
於中東為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為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爲
紀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為玄武祠西為廣惠祠後為文賢
講堂而前為都門門之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水
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之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
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亭而岩洞泉
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求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
上清四十五代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為之次第焉
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真字伯雨別号貞居年二十棄
家入道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為許宗師證

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為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　璽書賜驛傳顯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即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裕追奉任君而下五十六為文而告之頗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岩玄會錄二卷又茅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去嗚呼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于久遠者果何托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濶而有待今張君允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与四方之士共為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与君為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遂舉也故系之詩曰

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闡闔康陽洞闢幽穴流泉保靈宅仙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合錫太元冊幽阿受養良有擇構宮方嚴自王伯清踔躡凶靈響格壺祚森森化赫奕福鄉帝子歎甘

液不食何年衣遺麈白雲暎空玉清客開元全㦸煩百役持
節考年致纁壁爾來蕭條卅代觸石鐙刻文杜漫晝誰其啓
之覩古昔句曲外史美寇塢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真景隨玄
系繹玉室金堂萬无斁